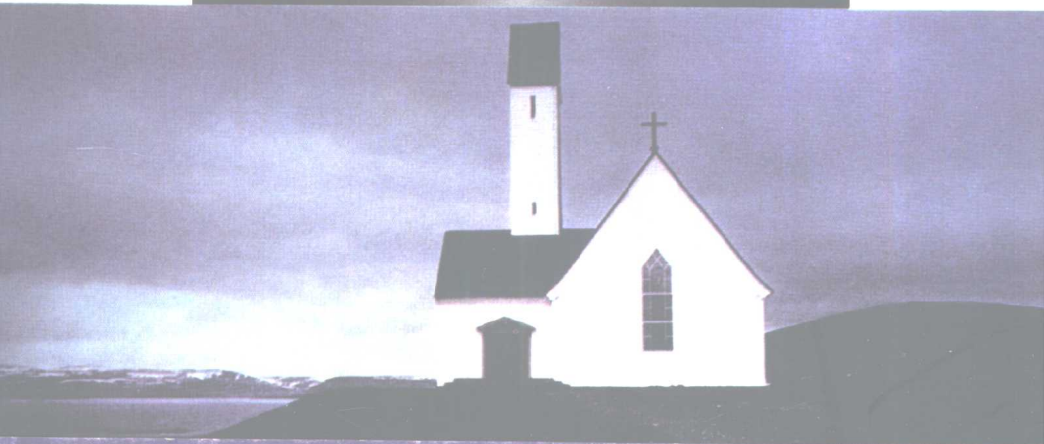


江枫 著

悯生论

——主持人书简



这是一本敢与培根《人生论》比哲理的著作

这是一本敢与托尔斯泰《人生论》比思想的著作

这是一本敢与张中行《顺生论》比文采的著作

又一种形式的大散文

悯生论
主持人书简

江枫 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悯生论——主持人书简 / 江枫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1999.8

ISBN7-80108-009-2

I. 悯… II. 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142 号

悯生论——主持人书简

著 者	江枫(赵新月)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7号 100039
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173417
印 刷	石家庄市燕赵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印 数	1—5000 册 字数 156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108-009-2/ I · 03
定 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佳期如梦，落红如雨。怀恋着天光云影的深邃，沉醉着岸芷汀兰的凄迷，生命像一条流花的河，缓缓东去。

——江 枫

1 自序

5 「上帝」的裁判（代序）——听众来信摘录

11 「渔樵问答」——给22位听众的回信

17 论文学——给听众狄水的回信

23 论朝圣——给听众萧易寒的回信

29 论名利——给听众仲杰的回信

35 美是想象——给听众周一的回信

41 我抗拒不了本能——给听众雪子的回信

47 论独身——给听众汪佩丽的回信

53 论自杀——给听众晓晔的回信

59 论情绪——给听众温洁的回信

悯生论

11 论老年——给听众田林的回信

12 潇洒走一会儿——给听众多子的回信

13 论规则——给听众田田的回信

14 论读书——给听众艳红的回信

15 论教师——给听众云英、贾明的回信

16 论孤独——给听众李想等人的回信

17 论适应社会——给听众谢思思的回信

18 论虚荣心——给听众颖姝的回信

19 论婚外恋——给听众媛媛的回信

20 论死亡——给听众王利敏的回信

21 论温习——给听众坤儿的回信

22 论别离——给听众卢霞的回信

目 录

160	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给听众英子的回信
166	过一种有意义的日子——给听众、小妹晓风的家信
174	真理与存在——给听众易非的回信
180	爱情手记
194	汨罗诗魂——与屈原对白
198	词国女皇——与李清照对白
204	乱世枭雄——与曹操对白
211	徘徊的幽灵——与马克思对白
218	含笑的梅——与毛泽东对白
225	心路花雨——与三毛对白
232	我听过你的声音（代跋）

自序

当耶稣看见一群人手执火把、屠刀和棍棒吵吵嚷嚷地前来捉拿自己，而领头人竟是弟子犹大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朋友，你要干什么就干吧！”火光一闪一闪地照出耶稣的脸，他的脸上没有惊慌，没有忿怒，只有从容

悯生论

与镇定，而目光里却充满无限悲悯。他悲悯信徒，也悲悯叛徒。

当鲁迅“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动”，突然间又像他自己笔下的魏连受那样“流下泪来，接着就是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里嚎叫，惨伤里夹着愤怒与悲哀”时，那声音里定是弥漫着无尽的悲悯。他悲悯人性，也悲悯兽性。

当弘一大师自知大限将师，从减食到绝食，直至整天不说话，独自默诵佛号，在“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斜阳”的意韵里，颤巍巍地蘸着枯墨，庄严地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大字时，笔底涌起的必然是一团清凉的悲悯之雾。他悲悯生，也悲悯死。

.....

悲悯是生命体悟的最高境界。

笔尖直抵这种境界的散文才有可能称得上大散文。

大散文绝不仅仅是散文，正像大散文家绝不仅仅是散文家一样。

我们需要大散文，一如干燥龟裂的生命河床祈望漫天的悲凉之雾化作泪雨滂沱。

但这是一个缺少悲悯情怀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大散文难产的时代。

我们可能刚刚走到大散文的边缘地带。

余秋雨、夏坚勇散文，底蕴丰厚，立意旷远，但字里行间有时难免飘出一缕学院气而在不自觉中又疏远了

众生；

杨朔、茅盾、刘白羽散文，文理无疵，且载有某种所谓的“王道”，但于生命的潜流无涉，因而终觉肤浅；

曹聚仁、张中行散文，精深老到，丝丝入扣，但往往疏于（或不屑于）文采，以至于让人有时竟摸不到一片有手感的词藻；

小女人散文，情调隽永，字字含香，但终难成就大气候，更没有情感喷涌的壮观去激励人痛快淋漓地生复痛快淋漓地死；

……

其实，大散文是存在的，但不存在于纯粹的散文家和文学家那里。

从泰戈尔、从徐志摩、从蒙田、从尼采、从雪莱、从庄周、从爱默生、从嵇叔夜那里，我才依稀看到了大散文的影子。因为在那里，恣肆汪洋的文意是让人读不完的。

我相信，大散文绝对是一种圣境，流光溢彩，令人叹为观止，一如当年乐樽和尚在大漠里偶然遇见的红霞万丈；

我相信，大散文绝对是一种宗教式的布道，让所有焦躁的灵魂在接受洗礼的刹那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慰；

我相信，大散文绝对是一首赞美诗，它赞美的是天上人间一切的生灵、生命以及他们的生生不息；

我相信，大散文绝对是一种奢侈的铺陈，是集思想

悯生论

者、诗人、哲人、学者乃至宗教徒的情怀于一身才有可能催生的创造；

我相信，大散文绝对是一种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因而必有某种神圣的东西蕴含其中并渗露其外；

我相信，大散文绝对应该是悲天悯人的，而大散文的创作者又无一例外的都应该是悯生者。

因此，我最后相信，大散文的同义语应该而且必须是——

悯生者言！

江 枫（赵新月）
于北京

“上帝”的裁判（代序）

——听众来信摘录

江枫大侠：来这座城市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我一直对它抱以淡漠。作为一个省会，它还缺少那份大都市的霸气，光凭一两个商城商厦是营造不出那种都市氛围的。我如此埋汰这座城市，无疑会招来白眼，但我之所以说

悯生论

出来，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北方之行写满遗憾，于是这便要说到你了。在这个很大众化的城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却拥有一批极出色的电台节目主持人，象雨枫、小丽、雨桐等，而这行当里，我以为最最棒的莫过于你江大侠了。一篇淡淡的文字被你咏读出来，竟是满篇满怀的深情。我有时真的这样想：上帝还算公平，赋予了这座城市一份平淡的同时，却又为它送来了一群精灵，送来了一个情感如潮的江枫。每天你以多情的声音主持节目时，我都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一方人的幸运。我从不怀疑你的多情是伪装，因为能把情伪到这个地步的不是人——该是神！很久以来，一直想给你写封信，可每次提起笔，都因惊惧你的才华而不敢肆意落下。每次的文学芳草地，我都只能收听到 21:30 后的那半截（因为工作原因，前半个小时不能归我支配），而这后半截的文学芳草地里正好有“江枫信箱”，这个信箱使江枫大侠的才华如河水汪洋四溢。你给听众的每一篇回信都是一篇堪称大散文的绝妙佳品，只有集诗人、哲人与学者气质于一身的你才能创出如此恢弘的气度。每次听完你的节目，我都长舒一口气，带着三分不情愿和七分钦佩悄语一声“江枫，认识你真好！”现在，我就要走了，我并不留恋这个省城，但唯一不忍别的是江枫你的声音。在收听节目时，时常听到有人向你索取节目录音带（还知道有人在默默地整理手抄本的《江枫集》）。我知道，也许这些录音带，你的单位是不会给提供的，需要你自己掏钱买来送人，可我不能顾及太多而让遗憾一直

“上帝”的裁判（代序）

在以后的岁月中相随。正像所有的索取者那样，“我相信我是特别的那一个，我会得到的”。同时，如果上帝不公——赋予了你出众的才华、赋予了你如潮的感情和让人心动的声音，又给了你一个潇洒的气质和不俗的外貌，那么，请再附寄一张有你签名的照片好吗？（听众胡浩来信摘录）

Jiang Sir: 你好！称您为 **Jiang Sir** 莫要见怪，实在不敢冒写“江”字的风险。我想说说我认识您的过程：刚刚听到您的声音时，我很不习惯，我感觉那是一种不现实、很造作的声音，是靠声带的颤动逐及时下“cool”的感觉。可是，当我慢慢进入节目，进入您真正的思想疆域，我才发现，那是一种多么容易触及人的内心深处、让心与心碰撞、发出共鸣的声音，它伤感得让人觉得美丽，它浪漫得让人如履幻境，使我抛弃了最初娇柔造作的感觉，换之而来的仿佛是一段清幽典雅的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出生活的旋律。在听您节目时，我总喜欢手捧一杯浓茶，让茶香和着那凝重的氛围，让我于纷繁人世觅得一份超脱。我知道这时的你我，我们大家，都是真实的，不必贴上那张很沉很虚伪的面具，不必强装欢笑抑或深沉，就这样静坐着，听着各自的心语，品着杯中的芳茗，把思想放飞，随晚风、随空中电波，自由自在地去感受生命中的美丽。喜欢上您的节目，也喜欢上您。那种近乎崇拜的感觉，总是牵引着我的思绪，让我陷入深深的想象，努力想刻划出您

的形象，确切地说，是外貌。我想，您不需要很漂亮，可是一定要有“大将”风范，气宇轩昂，喜欢穿深蓝或灰色的西装，偏爱暗红色领带，不喜欢色彩鲜亮的带格子图案的领带，留着中分头型，我猜得对吗？您的朋友说您像毛润之，在我想象中的您，一定是像斯诺拍的那张戴红五星帽的照片。其实，一个人的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内涵。像您，有渊博的知识，卓越的口才，机智的头脑，这些都是一种财富，好羡慕您，对您的崇拜是无法用几句简单的语言形容的，就让我在心里默默地苍白所有的赞美吧。我不信奉宗教，可我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您。感谢您，替我自己，也替所有您的听众，感谢您，教给我们什么是生活。（听众高雯来信摘录）

江枫大哥：也许是前世种下了一个美丽的缘，教我在此世偶然地认识了你。在茫茫夜空里，在电波搭成的彩虹上认识了你，这还是本月21号晚上的事。可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晚上，却被你深情、浑厚、磁性、沉着的语音所打动。每夜，你的声音随风走过，总踩响我心上那根思乡的弦。我的家在山东青岛，我是来这里求学的。从未出过远门的，来到人地生疏的这座省城不久，心中的那份新鲜感便荡然无存了。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深夜思家的感觉真的好苦好苦。每天起床号一响，紧张的生活便开始了，它不容我再想这想那，但一静下来，心里总感觉无所依凭，为此，晚上我就试着听

“上帝”的裁判（代序）

了几次电台的节目，可未曾听到一个让我称心的节目。在家时，岛城的广播虽不丰富，却也很吸引人，知识性、趣味性很浓，本以为贵市的节目无一能与我们的岛城相比。可自从21日晚上听到你的声音后，才深为自己的愚见所羞。江枫大哥，向您道歉了！虽然你我相识才短短几日，可我已对你崇拜有加。你应付自如、稳健机智、妙语解开心事的谈话，还有你的回信、你的散文、你的诗词（无论古体还是新体）、你的政论，岛城电台主持人绝对甘拜下风。江枫大哥，我们同在中山西路是否有缘相见？非常希望能见上一面，果能如此，将是我的一大幸。现在，快要放寒假了，相识刚几天，又要做月余的久别，心里又遗憾又难忍，遗憾的是我们为什么不早些相识，难忍的是回到岛城后那些没有芳草地的日子该如何去过？（听众孙志强来信摘录）

江枫：曾几何时，我知道石家庄经济广播电台有个《星河一片云》节目，那也许就是你现在这个节目的前身吧。不过，我那时只知有个叫阳刚的主持人，由于学习的缘故，许久许久我没听了。似乎那很遥远而又不遥远。这次刚放假从南京回来，很偶然地发现了《文学芳草草地》。不！确切地说是先耳捕捉到了你那顿挫的声音，直觉使我即感这是谈心的节目。记得在上大学后，上两个假期回来，也曾试图捕捉那星河里的一片云，只记得是每晚10：00—11：00去找，一打开收音机，找好频率，凭感觉听，一直摇头：非也，非也，非吾所需也！

悯生论

江枫，要知道，在广播事业发达的金陵城，那优美的声音、亲切而又颇具深意的话语陪伴了我许许多多的美好夜晚，新闻台、经济台、交通台、文艺台、金陵之声电台，每晚都有那么多触动心灵的节目，我几乎陶醉了。放假相别，真有别离之愁。放假回来，只想找回那份真的感觉，可是前两个假期，石家庄的电台让我失望了，台少，节目也没金陵城那般丰富。每次回来的头几个晚上带着希望，然而过几天就与 radio 道声“Bye - bye”了，假期以后的日子，也只有以 TV 为伴了。没想到这回的寒假让我如此轻松，虽然电台只增了一个，但其晚上无节目，大憾。但一遇你的《文学芳草地》，竟是那样的具有吸引力，总算我找到了别离金陵的一个平衡点，感觉你的节目比起金陵的任何一个好节目都毫不逊色！我为有这份感觉而颇为自己高兴、庆幸，也为省城和石家庄经济台的进步而欣喜。江枫，你为我高兴吗？当你读到此时，也该为你多了一个听友而高兴吧！你渊博的知识，你精深的学理，你卓越的口才，你宗教一般虔诚又博大幽远的声音，使我深深佩服。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能给我回信吗？告诉我你是如何学习的？你又是毕业于哪所大学的？是学什么专业的？你的成功之道又是什么？（听众莞儿来信摘录）

江枫：在确认自己的耳朵没出毛病之后，才提笔写这封信，有点可乐对不对？我想说，你真的很棒！今天是休息日，盆里泡的是黑乎乎的工作服，宿舍里只有我